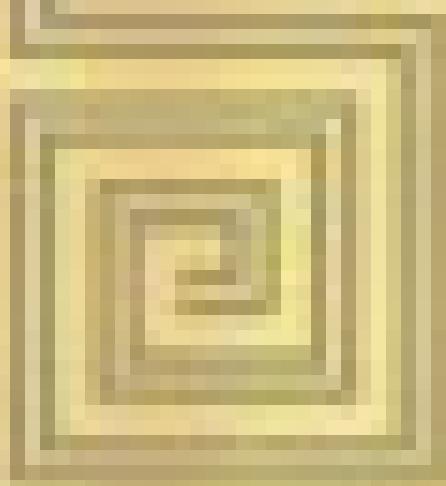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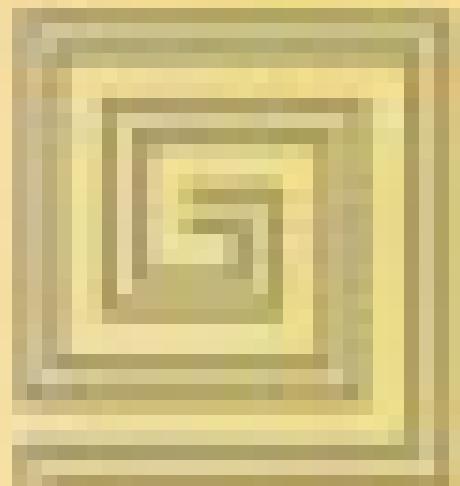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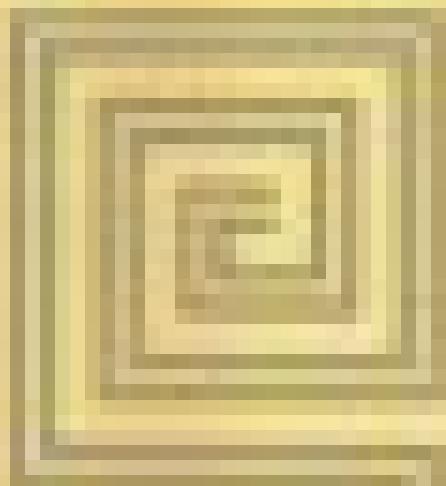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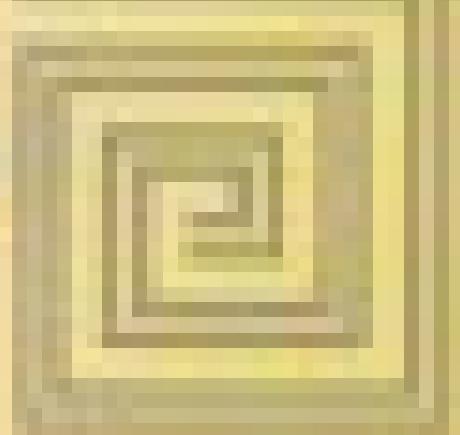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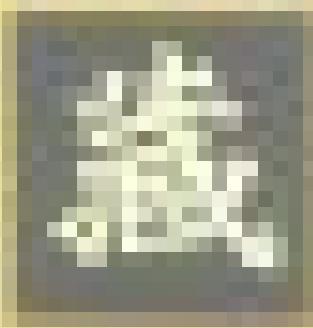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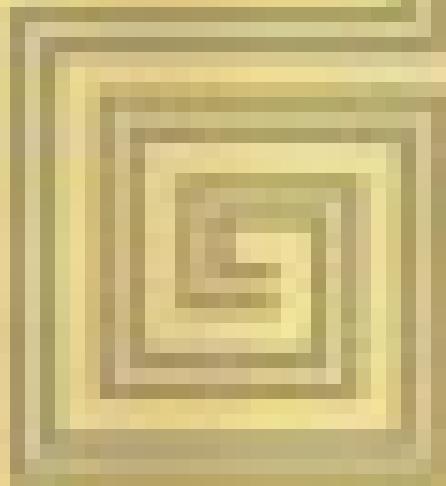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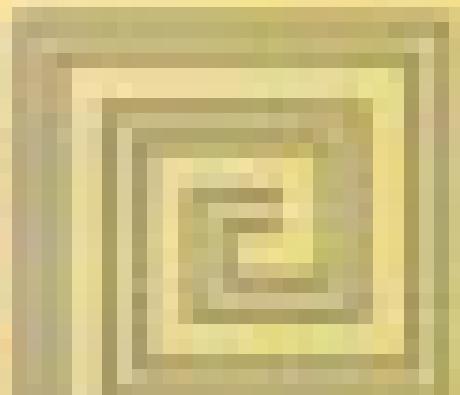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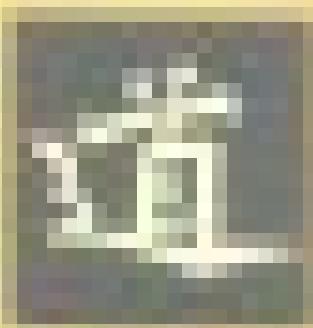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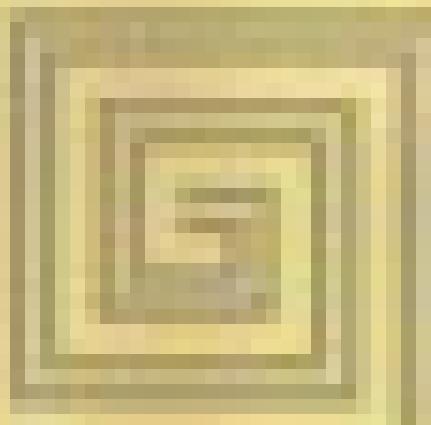


道  
藏



第一二册

通鑑

通鑑

李一  
氏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歷代崇道記

惟一

穆王於崑崙山王屋山嵩山華山泰山衡山恒山終南山會稽山青城山天台山羅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觀前後度道士五千餘人秦始皇帝併吞六國招方士好長生之術遣使往蓬萊採不死藥造宮觀一百餘所度道士一千七百餘人漢文帝竇太后並好黃老之術造宮觀七十二所勅天下如不通黃老經者不得注官又親訪河上公問道德之要天子大治計度道士一千餘人孝武帝奉道彌篤感王母降於宮中遺帝白銀像五軀曰是太上老君之真形也帝別營三殿而供養之後移僕於柏梁臺上後又移於甘泉宮內以一殿而並列之南向設座自茲始也又度公主數人及度道士約五千餘人并造觀三百餘所其萬歲觀泰山登封觀華山集仙觀終南望靈觀王屋通天觀並不得令庶姓居之以爲恒式其萬歲觀因帝巡幸而闢山呼遂捨行宮而爲觀焉至孝宣帝時有上黨郡功曹李惲因入抱犧山採藥於石室內獲

天書四十餘卷并玉箱玉杖獻於河東郡太守張純純立遣使上進帝視之大驚不覺流涕乃令宣示內外臣僚時毋矣爲主書中郎將見之泣曰此是武帝臨崩時遺劄令葬於梓宮之內何由至此及披之卷後所有臣僚校勘姓名于今見有存者帝乃遣使檢校茂陵即又安寃如故帝乃爲武帝造觀二所在長安城內一在茂陵之下以奉先帝也復度道士二十人以奉香火也後赤眉之亂茂陵爲賊所發於梓宮之中但見有劖一口方欲取之其劖忽然哮吼騰空而去世祖光武

皇帝既平王莽天下大定東封禮畢乃爲本朝十一帝追薦及南陽舂陵名山大川長安洛陽計造觀一百二十所度道士一千八百人魏明帝爲武帝及先太后造觀於五都計一十三所度道士一百九人仍詔道書同御史裝飾吳主孫權於天台山造桐柏觀命葛玄居之於富春造崇福觀以奉親也建業造興國觀茅山造景陽觀都造觀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晉武帝於洛陽造通天洞天靈陽復於城內及畿甸造觀二十四所度道士

仙靈寶四觀及諸州共二百所先魏末隴右臨洮郡有神人長三丈著白衣垂素髮戴金冠現於襄武縣告縣人王始曰不久當見太平及武帝受禪果天下一統帝乃令於所現處造告平觀即李宗之故居也別度道士七人并前後所度道士共計四百七十二人時吳郡臨平湖岸崩獲石鼓一枚遣使上進帝問司空張華此物何用曰但以桐木刻作鯨魚形扣之必有聲聞於數里至惠帝時於宮中忽夜鳴不已帝甚惡之乃遣嵩山萬歲觀擊之集衆自茲始也後魏道武帝於雲中太原及河朔造觀計五十所度道士六百餘人太武勅令天下造太平觀共二百七十五所度道士一千三百人帝受籙改太平真君元年仍令四方內外上書言太平真君皇帝陛下自後帝嗣位並皆受籙後周武帝於長安造通玄館以延羽客隋高祖文皇帝遷都於龍首原號大興城乃於都下畿內造觀三十所名曰玄壇度道士二千人煬帝遷都洛陽復於城內及畿甸造觀二十四所度道士

一千一百人皇朝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於隋末大業十三年感霍山神稱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當來必得天下至武德元年晉州浮山縣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駿白馬令吉善行告神堯汝今得聖理可於長安城東致一安化宮而安道像則杜稷延長天下大定善行辭見天子何以爲據太上曰但去有獻石龜者可以爲信善行乃告晉州刺史賀君孝義孝義遂將善行見秦王具言神人現事群官拜慶遂差左親衛帥杜昂與善行於所現處設祭太上又現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我不飲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委曲令人具知昂還乃言神人復現秦王大悅乃令昂將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印州治中張達獻石龜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千萬歲千萬葉遂入面奏高祖大悅詔授善行爲朝散大夫賜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復改浮山縣爲神山縣羊角山爲龍角山太上又現爲善行曰天

子喜歡否對曰大喜又曰疑惑何事復對曰爲不知聖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氏號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記中有傳亳州谷陽縣本廟有枯檜再生爲驗我已今周公旦領神兵助國家打劙黑闥得四月節即破矣孝義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勅善行馳驛往洛陽軍所宣勅示諭至時果平黑闥四海大定枯檜亦重生焉乃改廟爲慶唐觀今觀內有明皇御製書碑及列聖真容並在武德三年詔晉陽道士王遠知授朝散大夫并賜縷金冠子紫絲霞帔以預言高祖受命之徵也太宗又加達知銀青光祿大夫並達知預言之故也羽衣人賜紫衣自茲始也高宗龍朔二年詔洛州長史熊國公許力士於邙山建上清宮以鎮鬼仙洞極得古鑑於京師又勅道士宣棟宗正寺仍立位在觀王之次文明元帝天后欲玉請武太上乃現于虢州閩鄉縣龍臺鄉方輿里皇天原遣鄒玄崇令傳言於天后云國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替也天后遽寢乃捨閩鄉行宮爲奉仙觀後慶山湧出於新豐縣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雲氣下有神池數頃中有白鶴鸞鳳四面復有麒麟獅子天后令置慶山縣其諸祥瑞具載天后寶錄以表國家土德中興之兆也又捨中嶽奉天宮爲嵩陽觀以追薦高宗大帝也竟傳位於中宗孝和皇帝景龍元年勅天下州郡並令置景龍觀二年改爲中興觀三年改爲龍興觀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睿宗捨東京宅爲景雲觀又捨太原宅爲唐隆觀爲資薦天皇天后也明皇開元中勅諸道並令置開元觀又製混元讚帝親書勒之于石又勅五嶽置真君廟又勅上都置太清宮東都置太微宮以太原神堯舊宅爲紫微宮潞州潛龍故宅爲啓聖宮並給袞冕絳紗帷帳交龍門戟一如宮闈之制帝又

注道德經及製序引詔天下士庶並令家藏一本兩街道衆乃以幢旛伎樂自禁中迎引歸于太清宮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勅置道舉一如禮部之制帝親自策之達者甚衆後蒲州奏因修紫極宮掘地獲玉石狀如半月復有仙人杵藥之像扣之有聲頗甚清遠帝令懸於太原玄元廟庭號之爲偃月磬東都留守張琦奏汝州魯山縣因修仙居古觀獲玉瑛扣之聲聞數里帝令懸於太清宮聖祖廟庭衢州爲建觀宇穿地得魚一頭長三尺其狀似鐵微微帶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瑩雕鏤殆非人功所成也扣之甚響其魚亦不能名遣使來獻帝令宣示百僚亦不能辨帝乃呼爲瑞魚磬仍命懸於太微宮非講經設齋不得擊之由是諸觀競以木石模之以代集衆又詔諸官悉以宰臣及本道節度使領之永爲常式帝又製霓裳羽衣曲繁微八卦舞以薦獻於太清宮貴有異於九廟也帝東封獲江淮間三脊茅力令於所獲之地置靈茅觀乃禮畢迴謁聖祖於亳州本宮親札道

德經於石作大幢造八角樓覆之於虛无殿之前又幸懷州開元觀及閬鄉奉仙觀爲王公萬民所請亦親札二經以大石對峙立之一如太清之製乃詔授鄖玄崇爲虢州刺史開元十七年夏四月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大聖祖混元皇帝應現於當管蜀州新津縣津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隱起木文爲太上老君聖像當項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各有雲葉天花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益州功曹參軍王大鑄檢覆得狀與本州刺史李忠徇別駕盧昉縣令李韶道士僧尼一百三十人狀同方敢上奏至五月二十四日勅差內侍林昭隱宣取僥柱入京於大同殿供養又令兩街官觀各賜供養七日却令進入大內子今見在前後瑞應極多難以具錄

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於丹鳳門外忽見紫雲自西北映樓又見混元乘白馬侍從二童子二童子謂同秀曰我昔舞以薦獻於太清宮貴有異於九廟也帝東封獲江淮間三脊茅力令於所獲之地置靈茅觀乃禮畢迴謁聖祖於亳州本宮親札道與尹喜將入流沙之日藏一匱靈符在桃林故關尹喜舊宅汝可請帝取之同秀具事聞奏勅差內使李志忠監同秀往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故幽谷闢墟求訪之俄有紫雲白兔現於枯桑之下便乃穿掘下至水際得石函金匱玉板朱書細篆帝聞奏大悅即令京師列十部樂歌舞鼓吹自通化門入其文於寶輿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於丹鳳樓上身披龍袞手執金鑑六官嬪妹競於樓上焚香散花遙自作禮帝又令亂撒金錢於樓下縱令士庶分取以爲歡樂斯須山呼之聲震動京邑帝令置寶符於靈昌殿是夜樓閣林樹之上皆有神燈乃於正月一日改開元三十年爲天寶元年改桃林縣爲靈寶縣其後三年帝見靈符有天寶千載之字天寶已應改元之號遂改年爲載乃於其地長樂亭置天寶觀御製并書靈符銘立於所獲之處又於大內置靈符殿賜同秀五品正員官宰相請加尊號爲開元天寶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閏四月帝夢混元謂帝曰我在城之西南久矣當與汝於興慶相見可速迎我帝謂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臨御海

內向三十年未嘗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禮謁真容爲蒼生祈福近因假寐見混元真言上事遂差內使與道門威儀蕭玄裕於城西南尋訪數日忽於樓觀山谷間見有紫雲現白光燭天於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餘以進其日帝在興慶宮大同殿親自迎謁果待興慶之言置於內殿供養仍令所司寫真容分送天下諸道宮觀○<sup>碑</sup>遂大赦天下五載帝夢見混元言我有靈應尋當自至○遂於太白山獲靈符玉冊及迎到京置于靈符殿親自供養仍封太白山神爲靈應公改號符洞○<sup>碑</sup>爲嘉祥洞於山下置真符縣乃令諸道置真符觀仍編入史其年十二月帝幸華清宮其月四日日未出時忽見驪山頂雲物積異須臾雲散見混元聖祖現於朝元閣上帝與內人瞻謁良久乃隱詔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其新豐縣隸入昭應又封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玄德公改朝元閣爲降聖閣內出圖本頒示天下宣付史官八載帝獲二十七仙玉像於寧州羅川縣勅令迎像入京一如天

寶初迎靈寶符儀注故事帝親自製讚尋改羅川縣爲真寧縣於所獲處造通聖觀帝製碑文立之于今並在其年六月大同殿產五芝一莖又造金仙玉芝二觀復度公主二人爲道士又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混元言金星洞內有玉版石記聖皇福音之符勅御史中丞王鉢入遊谷行四百餘里求而得之勅以殊祥頒示中外乃於其地造靈符觀閏六月丙寅帝謁太清宮加五聖尊號作仲尼四子像侍立於混元之前又勅十道大郡置玉芝觀大赦天下九載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sup>碑</sup>混元大帝降現言寶仙洞中有妙寶真符謂帝取之勅刑部尚書張均工部尚書王僅往天下乾元二年帝夜夢二青童導從至一宮太上皇製讚并序文繁不錄具編史冊仍示太上皇製讚并序文繁不錄具編史冊仍示天下乾元二年帝夜夢二青童導從至一宮開謁見混元混元衣雲霞之衣冠九鳳之冠坐方席垂寶蓋凭玉几執白拂左右侍衛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羅列極衆帝著絳衣秉圭立侍於混元之後遊涉山海經歷甚遠帝一一潛記又見混元鬚髮皆黑及明水之側帝親禮謁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現之處又於利州益昌縣山嶺上見混元騎白

衛而過示收祿山之兆詔封其山爲白衛嶺於所現之處置自然觀又於嵩山置興唐觀成都置福唐觀肅宗至德二載三月十八日混元現於通化郡雲龍巖初因郡人爲國祈福建大齋會十八日忽煙霧異香氤氳不散至辰時漸漸開霽神光照天因見混元真像立於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執五明之扇儀相炳然衆盡瞻禮其山雖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隱遂具上奏內出圖本太上皇製讚并序文繁不錄具編史冊仍示天下乾元二年帝夜夢二青童導從至一宮開謁見混元混元衣雲霞之衣冠九鳳之冠坐方席垂寶蓋凭玉几執白拂左右侍衛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羅列極衆帝著絳衣秉圭立侍於混元之後遊涉山海經歷甚遠帝一一潛記又見混元鬚髮皆黑及明水之側帝親禮謁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現之處又於利州益昌縣山嶺上見混元騎白

州安宜縣獲八寶因改安宜縣爲寶應縣初於所獲處造寶應觀遂改元爲寶應元年大赦天下德宗貞元十年混元潛使金母累降於果州金泉山授鍊炁之術付女真謝自然修習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昇後三月乃歸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題神仙之名時注脚下云在人間或爲帝王或爲宰輔神仙入謁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訖還却昇天敬宗寶曆二年正月帝有事于南郊朝獻太清宮御駕將至長安縣主簿鄭翁忽見老君衣白衣容狀異常謂翁曰當此路有井可速寶之不然禍在不測翁驚惶顧其地已微陷遂併力寶之因失老君所在駕至具以上聞百官稱賀詔兵部侍郎韋處厚爲碑起居郎柳公權書立于寶井之側乃編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權書碑之際忽有勁風颯然而起旋颯不已乃見混元者紫衣金冠金履立於白蓮花之上右手執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公權與鐫碑人瞻覩良久因以物

畫地記形像及畫畢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騰空而去衆皆側身仰視漸遠漸小沒於雲中遂以事上聞詔編事跡入碑之中又勑於兩京造延唐觀文宗開成二年五月中書舍人高元裕爲閬州刺史於州北八九里嘉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見崖壁間光彩有異近而觀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髮衣章巾履服飾無不周備傍有一人寬衣大袖持鑑羞香後一人童子雙鬢高束謹若聽命皆非人力圖繪鏤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禱即紫炁上浮又有靈泉自湧士民請福無不立効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畫圖呈進乞編入史詔從之武宗會昌元年勅以二月十五日大聖相降誕之日爲降聖節仍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作樂賜大酺奏據晉州申龍角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柏樹無不立効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畫圖呈進乞編入史詔從之武宗會昌元年勅以二月十五日大聖相降誕之日爲降聖節仍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作樂賜大酺

死群兇自此殄滅汴州節度使太清官使李蔚具事上聞詔曰我國家系承混元教遵清淨苦縣舊里聖相故鄉宮宇具嚴廟貌斯設昨者餘妖奔突縱火將欲焚燒陰霧覆閉於晴空狂冠顛迷於道路散逸原野遂至誅夷緬惟玄功申茲靈貺內出青詞又委李蔚府虔申告謝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鵠奏於天台山修老君殿於其地穿獲得石函文以進乞付史館頒示四方祈禱即紫炁上浮又有靈泉自湧士民請福詔從之廣明二年三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奏據晉州申龍角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柏樹上瑞萬枯死重生先是武德中混元應現後於二樹間立殿宇逾年之後柏樹上忽自生葛蔓長十餘丈榮茂於常其後齊王奪嫡此蔓枯死旬月之後自其末青翠再生齊王遂敗至中宗復位安史叛逆朱泚謀亂皆忽枯落久而復生廣明元年黃巢犯闕其年秋曷蔓枯死二年春枝葉重茂又於傍樹上別生一枝旬日之中長五十餘尺相對繁茂有異於常奏詔褒美編付史官其後祥異皆有詔

勑蓋美乎葛藟慶其孫謀瓜瓞昭其遠祚混元流貺棄葉無窮者也皇帝駐蹕西蜀中和二年八月九日進到帝令宣示内外三年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馬舍章孫棲梧等奏太清宮自乾寧四年已後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或至萬皆窺伺是宮欲爲焚劫或來攻城邑或旁犯縣城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濃雲或驅以陰風或擊以雷電率皆顛沛尋至敗亡靈貺益彰神功罔測尋詔昇真源縣爲畿縣仍內出青詞修崇告謝帝即稽首東拜八月十二日勑亳州太清宮是混元降聖之里名高道祖福廢皇基九宮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蹤在樹累代之禎祥可紀近年之感應尤彰所宜嚴盛於福庭安可荒涼於靜宇瀋綢能施善政久染真風廣出俸錢備修官觀垣墉棟桷無不精新像設丹青彌加煥麗觀圖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宮威儀道士吳重玄可賜紫仍號凝玄先生道士馬舍章孫棲梧並賜紫潘稠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其年八

月二十九日夜詔帝房宗室李特立與道士李无爲於成都府青羊肆玄中觀混元降生舊地設醮祈真忽見虹光如彈丸許漸明大出於殿基東南竹林中跳躡入西南梅樹下沒於沒處穿地三尺已來得寶燭一口長一尺一寸五分闊七寸四分一邊厚一寸三分並有花文一邊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鐫列瑩潔迨非人文曰太上平中和災九月一日西川節度使侍中陳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順天膺圖撫運凝懷至道屬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已深仁旁達於下土至德昇聞於上玄符識允臻極祥問出降太上匡持之命清氣即殄聖祚无疆克知收復之期便是清寧之日至十二日帝令宣示百官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戶部侍郎平章事蕭遘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畋御史丞張瀆宗正卿嗣曹王龜年表賀曰伏以萑蒲鼎聚車駕省方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陛下降成湯罪已之詔徵

王者有征之師顧彼兇妖即當殄滅清平既彰於嘉兆幽贊爰覩其秘文赤雀銜書頃宣同於太上玄龜負卦慶難比於平災況因宗室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躡之瑞其爲感現可謂丁寧摶密使李順融十渾十二衛都指揮使田令孜表賀曰今者又有維城來於仙觀至誠饒發嘉兆俄呈現此時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關之紫氣及穿猿土果獲古文驗逸勢於龍蛇即知平於梟獍於冲邃理頗甚昭開既太上今與平災知中和永昌厥祚所據又自皇枝捧此靈蹤可明現全因聖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靈蹤可明天意且混元聖祖每逢多難皆有殊祥唯彼明徵備書正史昔於丹鳳門上告田同秀與天寶復國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還宮之慶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館帝並愈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書李无爲賜紫仍各賜綵帛三百匹二十日又詔曰太上玄元大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便乘雲駕俱入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至于此

日曆數約二千餘年景象寂寥基蹟牢落今因恩幸靈貺昭彰殊光跳躍於庭前靈臺申明於樹下埠金古色字驗休禎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禍符乃現足表玄宵降祐聖祖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須傳簡冊兼示寰區已付史官備令編錄仍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其觀可改號爲青羊宮仍置殿堂屋宇側近屬觀田地約有兩頃近來散屬黎甿多植葱蒜清虛之地難使薰蒸已賜錢二百貫便令收贖仍給公驗未歸靖盧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元爲已賜紫所宜升獎用荷慶靈敬瑄位冠公台風行郡國効節於延洪之代修心於道德之鄉遂令境內消兵地中呈寶其爲休美倍可嘉稱至十月七日勅高品郭遵泰監建青羊宮土木之工並用內庫宣賜自獲靈瑞之後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冠相次擒戮旬月之內遂致清平駕幸青羊宮頒賜有差李特立賜紺授龍州錄事參軍又下詔曰太上垂祥青羊應現禮宜崇飾用答殊休諸道州府紫極宮宜

委長吏如法修飾仍選有科儀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復京城有以見大道垂休聖祖昭祐洪圖延永唐祚無疆者也又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樂朋龜撰碑立之伏乞頒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靈貺實萬代之無窮也第十六臣今檢會從國初已來所造官觀約一千九百餘所度道士計一萬五千餘人其親王貴主及公卿士庶或捨宅捨莊爲觀並不在其數則帝王之盛業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宮文章應制弘教大師賜紫道士臣杜光庭上進謹記

體玄真人顯異錄

木神作祟

惟二

萊陽東南白坡莊有王進之妻董氏患急弓風屢召名醫治之弗效經其半載忽聞有三先生號體玄真人到白坡養進乘馬引僕請

師不允進還與親復議曰若王先生不來救之則董氏之命在於朝夕矣其父子二人再同步詣卷彌加懇請師乃許遂至坡居視患者曰我將謂何病指雕木佛前神子云誰知此箇火頭作祟令進等燒却良久董氏訝而笑白妾病若遺也一家欣然拜謝師欲出衆爲之曳衣勉留齋畢乃去

瓦獸爲火

孫富福山縣南塔子莊人也家資稍盛酷醢理生性賦強梁語多侮狎不居禮節里人謂之癡三郎也常從師遊戲山林以爲歌酒之友窩一日忽患血痢淹延月餘藥食無功疼痛弗忍切切然自訟曰先生胡不來救我邪語未已師從門外呼之曰家中有孫癡三否子欽出而迎曰大人病將極夫師曰不妨欽

欣然引至病榻師高呼瘦三我特來與你飲

酒何得不起邪富曰我病將死矣水米不加

安能飲乎師曰我敢保你不死遂出門四方  
瞻顧指東廂屋翳頭云元是這業畜爲災即  
時令人擊碎復內問富曰起得否答曰痛則

止矣奈無力不能起也師令富妻梁氏速烹

餼粥須臾報熟矣師即請釜勺之然後親

哺之富乃連食數器揚言甘美無味比諸師  
復語梁氏有美醞速取一樽師自飲至半餘

者與富飲之沉疾頓愈即端衣正履起而拜

謝曰深蒙師父慈憫救之復活下情無以慰

念願爲弟子出家修行師曰夫出家盡終者

皆宿緣所致非偶然能烏也觀汝之宿賦

於出家則未然當在家作福可也未幾師潛

去之富乃徧檢里人所負財賦契券文脣悉

焚之矣

熟食過衆

師昔遊萊陽東倪家莊河東名曰呼石崖有  
新糊小卷一所門人王志堅等居之時方纔  
過新年志堅私議於衆曰此菴初立信奉者

幾家耳賴師真降歸即罄其所有作上元醮  
可乎衆曰諾經之管之廟乃成馬至十六日  
告畢師語衆曰諸出家在家不可散去明日  
齋畢則散衆於是無敢辭者良久志堅入覆  
云弟子數訖衆人已七十有餘據所剩餅物  
不滿栲栳恐難及之師躬詣其處將栲栳中  
物注在一空龕內出曰及得及得次日臨齊  
志堅復稟各幾枚曰四枚依之齋畢師曰據  
遠來者更各與二枚以充路費散過並無一  
少剝者也志堅悉告於衆衆乃焚香再拜讚  
言奇異從此化數十莊奉善

生麵充齋

師昔乞食嘗到東牟溝頭村其子深見師問

之曰先生將齋乎師曰然即請坐內語其妻

曰當造餠與先生齋方浸麵成劑忽有人

從門外請師曰今李官人命友洪飲待先生

久矣師聞之語深曰將麵來答曰未熟師曰  
但取來不妨深意謂持去就李宅熟之遂進

生剝師乃接而食之稍無難色深駭然而諫

曰然先生鼎有丹砂鑪存真火亦詎能當之

哉師微哂不答食盡乃去後略不傷和  
所祈即應

師應緣北邁到薊州遵化縣時北京大旱按  
察使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及屢嘗禱師有應  
是時復知在於遵化即選差在京奉道商四  
官人齋書邀請師聞之不能辭避應命而往  
於七月十四日到北京使與諸官及應係乞  
雨數千人參拜畢使親爲祇待翌日清晨使  
復率衆師前焚香致禱曰此方旱及五旬苗  
將槁矣願垂慈造俯慰群情幸甚幸甚師曰  
用得一尺水否衆相顧而無言十七日果雨  
地方千里皆及一尺官民僉議作謝雨醮復  
罷師將離京傾城相餞使曰此別之後再會  
未可期也師即云都下使歸而思忖到任未  
及兩月何有都下之期師於中秋屆都城太  
虛觀不數日使任太子詹事果會於此師欲  
南遷詹事贈別云無計久駐芝輦山水漸遙  
不測有寧海往復之幹若任於彼則何其降

凡會先知

師還鄉繼北邊有事詹事被差到彼不功遂  
謫為寧海守璣赴任乃躬詣聖水參師焚香  
致懇曰尊道若於往昔神仙達士但聞其名  
耳自拜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將成會  
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承茲大幸幾欲去蠅  
蠅之累從雲水之遊奈事與願違徒加悵然  
也

出神飲酒

師被召過滄州有皇親四官人請向自己道

○  
養內駐止翌日輒有酒使劉公請師曰敢屈

法身暫臨弊止萬幸師從之詣彼解宇以至  
於齋畢復啓曰久知先生飲酒不醉恨無緣  
見之今道德聞上幸獲參承敢祈暢飲一醉  
願之足矣師曰過蒙厚意公之美醞想非村  
醪之可比也緣食之太飽必不能任略容少  
憩當成大飲公諾而退徐聞之師在廳上鼻  
息如雷公乃同妻趙氏欲入酒庫以備師之  
所飲忽見師在庫中凭凳揜鼻連飲之二人  
潛身退步復觀廳上見師依前熟寐再窺庫

中見師正飲一瓮既盡次瓮又將盡矣夫婦

驚訝惶恐走至廳上不待香而拜之師覺曰

荷公見召已飲訖二瓮子何以酬之遂令侍

者取一舊汗衫贈公云物雖輕而價復高矣  
凡人有疾覆之可愈師尋赴閭四方有病者  
聞之來如輻湊効如谷響彼夫婦皆然猛省  
曰信哉善緣可結道力堪憑遂將財寶散之  
貧乏奴僕放以從良二人分頭出家俱在道  
而終焉

忘形奕棋

○  
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

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奕棋否師曰依高命時  
方暮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纏纏見師  
單衣露肘弊鞋出指故謹之引於前廳命師  
當門迎風而坐祐即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  
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  
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慙至  
於再局祐爲之呵手振足將不可忍觀於師  
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  
待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爲無心

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謠俗

謠違盟負約言訖乃去

專知嗣續

初專知即福山石塚人也世本豪族稔欽師

望年將耳順嗣續未焉忽一日師於庭前地

坐以足舉碓臼人問其故師曰專知無嗣蓋

此臼置之不當也我今送二子與之當移此

臼免爲後患衆皆笑以爲狂言師乃儼然不

顧足舉臼移舞袖而出後果生二子長曰興

住次曰乞得衆方純信

抱陽身安

○  
高榮與初氏同里世爲醫藥宿稟仁慈父崇

師道訓名抱陽一日忽患瘡疾仙方神藥弗  
之能治迨將月餘湯飲不下疼痛莫禁咸云  
休息無法可痊復一日師從東牟至里南樓  
子莊語其徒鄧道通曰我特謂高抱陽病已  
死矣今知存在同往救之北過陽主神廟遂  
折荆枝一莖望廟擣斤立久之徑往高氏  
本居索小刀一刀入病室見病者曰我來救  
汝遂以布袍袖從頭拂拭以至於踵復以刀

尖力刺牀席叱病者起坐即應聲而起疼痛若遺語言如故令家人急烹稠粥家人曰水尚難飲而况稠粥乎師曰不妨少頃粥至師親授病者病者始則意難及乎少進即連食二器唱言美哉即離席起謝安健勝常

雨龍忽起

師在荊州作醮畢有玉田縣官員及諸奉道請至本邑玉清觀住夏繼五月旱作初十日官民禱師祈雨允之翌日雨降約二十復不遠官民心未愜而面謝之師曰衆謝之非也。豈是貧子所禱之雨至十三日侵晨師於聖前焚香畢指示衆曰見否衆隨指南望見黑煙一縷從井而昇師曰此是雨龍取水已起不久當澍果於辰時雨降抵暮方息遠近震足遂使官民慶悅苗稼滋榮成一方之大稔

烹雞復還

師昔年嘗至萊陽東馬曹莊有姜俛者頗聞師能療疾病敵寒暑恨不得而見之是日請至本居啓曰俛願奉先生飽齋當造何物可邪師曰有難否答曰俛家每畜豬羊至於難

則未嘗畜也過有親者遺一雞稱能鳴留之司晨耳師曰肯與我食乎俛諾而出捕之適

之高矣遠矣豈客淺淺之見測其涯涘者哉

王公落馬

有本莊李壽卿見之諫於俛曰夫世之君子猶不忍見死不忍食肉況爲道者乎詳公之徵其先生者近於謬也俛曰嘗聞人設鋪置

福山南水都村王忠一日請師本家共飲將至半酣輒有南莊客戶李旺喚忠詣彼分田忠令鞴馬徐報鞍訖其妻復催之師語忠曰勿去去則可惜死却爾其妻作愠而言曰先

我外豈可憐此物邪遂殺而烹之既熟饋於師乃食之俱盡捫腹作噫然而去翌旦俛等忽聞雞唱衆疑曰復有何難來此架邪聲與所烹者相類及明視之形色亦與前雞一

同驗其昨日所擇翎羽復一一存之俛乃心生戀飲不顧妨人之幹安用復以卒亡之事特相誑邪師拂袖而起曰不信則從汝北行

將至五里忽聞後有人走馬追及視之乃伊培柳春也惶惶而告曰妻父落馬死矣禱先生往救之拜不自休師許同迴至彼見忠死

臥於道旁而哭之師止以勿哭令取水一椀環而灑之三市水盡師曰不能救得衆再

於是乎壽卿曰惜公之不知書也僕稍曾涉獵仙經道傳知夫得道者可以陶冶二儀挺植九土出神入夢透金貫石變化飛騰無所不至況此一難者乎俛省而賀曰先生之道乃天也予乃醯雞也公爲我啓其覆方知天

得賴王先生以手提之乃過耳衆指云先生

在此忠刀起而禮謝曰不信玄言遂招此厄  
儻非救拔已爲鬼錄矣其妻大恥彌加敬服

李婦食狗

師到濟南府臨邑縣有在城焦潤王李遇風等十上戶修黃錄大醮分諸局次晝夜營備

每日四方善衆來如雲集將作醮之日侵晨有數熊首詣靜位伺之師乃覺衆託侍者覆

云有在城李家新婦於殿前卒死願慈悲救之師曰何不早遣刀頭不及簪披衣跣復至於成生人元辰前取氣一口吹於死者頂門中仍以袖拂之其人即蘇師迴靜位衆禮謝畢師曰此人爲食狗肉觸犯醮筵元辰譴責正追付東嶽我與救迴良久其人方省告於衆曰我不信王大師故食狗肉來此看有何驗今被譴至黑暗中賴真人光明救迴衆不可不信也

痼疾獲痊

師在北京華陽觀有接案副使嘉議大夫素以刑政酷虐世號爲半截効事親頗孝因母染患數載千方百驗每於公退輒承顏問疾

恨無計而代之有吏報云邇在京凡有病者告王大師餘食食之立愈使聞之未及純信然孝誠所使不可不爲也遂往拜師乞餘食師乃授之迴饋於母食之沉疾陡痊翌日請師本廳朝服設拜捫香跪啓曰僕之好善始於幼歲自及第爲官恐妨王事固不宜使人知也比年屢任斯職至於關西山東河南海北靡不遍經嘗訪以釋門據所親見皆泛泛之徒無可師者今幸遇真人乞垂法訓永奉宗師結出世之因緣也師訓名清質號開真子稽首拜謝畢禱供茶果留連抵暮送師還觀

冤魂乞救

翌日副使烏林答清質糸集京城善衆議修黃錄醮衆欣然而諾遂就華陽觀夙夜營備泊附醮之家各搭蓋靈位向畢叩醮三二日忽於靈位前有一人暴死復起行走張荒趁一婦人意欲扯拽似有所訴之事衆爲之隔住著言門難乃曰羞恥難言衆曰爾若不信人何以知徐曰我於年前都下當報事滿九

月九日迴到本家被妻於廁內藏毒將我謀殺嫁其所往之人今知南方得道真人在此作大醮我欲扯拽告真人乞垂救拔我並無親族又無知者百無倚託恐墮幽冥何時得免若真人一去不得遇也言訖放聲痛哭觀者愴然輒有隨師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緩止其哭語云爾既如斯明白已間具在醮也此間醮罷我即請真人於海陽作醮再與爾追薦即應謝而去其人復還如舊

精邪去宅

○師到平州昌黎縣高真觀在城有前縣尉賦性剛劣素不信善忽淹重疾俯仰踰年夜夢顛倒心常驚悸親戚奴僕似者衆復有鬼怪相撓以妨飲食遂成羸弱不復起也以至巫差醫僊弗獲痊瘥聞師在觀令人擡詣師前師叱去扶人乃疑而未捨再怒叱方捨而退病者悉能獨立師令近前又能行步似瘳半矣師以自食餘物授之亦乃食盡良久輕健若無病之時也師爲吮水一瓶書符一道教其用度禮謝而歸依命貼符於

鬼怪現形至甚醜惡家人皆見用水灑之乃驚走入一坑中復於坑中灑之遂逼出大小六鬼擔抱提携而去再赴而灑之離宅漸遠

以至形影消滅矣從此宅靜人安翌日挈家詣師焚香拜謝曰一生性僻剛劣不仁豈知道門有如此奇事邪遂大施錢財修建高真觀化在城二百餘家尊崇道教

鶴鷲集壇

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請師至彼獨修下元黃籙大醮其中破用非止一端但忻然管備略無倦怠師預示衆曰此醮非常必垂嘉兆十三日申時發牒之次有鸞四隻鵠二十隻翔於空中良久西南而去十四日中朝行道師曰有報應日中則天師降現徐行道至午忽見雙鸞引群鵠翔於壇上及以五色彩霞光射衆目有人不信是鵠者數隻爲之低飛回翔側示朱頂衆皆異之逡巡一鵠翩翩而落於壇前驅之即狎每日以食銅之但仰天而唳終不飛去待師於二十日將起程西邁焚香辭聖畢鵠乃迎師大唳數聲振羽

而翥空中盤繞三匝望西南而去矣即有滿城信士賀郎中等寫爲圖而敬之不已

太上雲端

師自北方迴至德州重興鎮有前滄州節使光祿修黃籙大醮四晝夜乃潔已虔心依式咸備將行醮事師曰夫官高三品亦人間之極貴也復欽奉玄科懸懸不息乃感諸天懼樂當有非常之兆至第四日夜設醮之際衆忽見

太上老君乘五色明霞見於壇上方奏青詞師乃俯伏衆又見一童子僅及尺餘容貌可絕衣服特異從師手鑪內起詣太上前如有稟覆之事焚詞畢方隱不復見矣光祿即令畫工寫其事跡衆各傳寫之凡所見聞皆歎古今罕遇也

體玄真人顯異錄

江淮異人錄

司馬郊

惟三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遼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龐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歛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歛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日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歛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

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盛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卧牀皆重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翹者爲池州法緣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翹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恩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人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旛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効當令更進一步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寄居歙州某觀病第三痢因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

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果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鮑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與鮑郊怒以物擊小兒中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罵怒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卧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拋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濱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諸之有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晚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

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爲讖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髮鬚之間一倍楊初吳氏有江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髮鬚倍之耳。

###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濱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濱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諸之有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晚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

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咽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欽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頤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欽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總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其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

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

曰某即昔年楊洲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

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

於湖湘使還惟三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

此師道曰朝廷遣我熙南獻使者以爲然及

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

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

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

見五鶴沖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其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

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拘水下之如言須臾因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洲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

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

挿花徧塵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

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

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眾

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挿

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

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

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曰昨

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質其屋而居家

唯翁媪而已旦持一筐糲惟三黃之夕而醉歸積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願渴否曰然懷中